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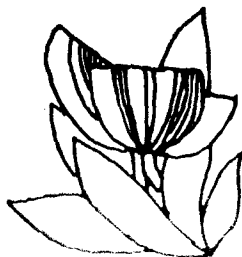


外面的世界

成一

外面的世界

成一



百花文  出版

外面的世界

成 一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）

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8 插页2 字数151,000

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6,700

书号：10151·732

定价：~~0.20元~~

0.45元

内 容 提 要

书中所收编的十三篇短篇小说，是以作者熟悉的山村为背景，展现了当今农村日新月异的生活情景。如《外面的世界》、《本家主任》、《迷乱的街市》等作品中生动地刻画了农村形形色色的人物，真实地反映了由于新时期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，带来生机勃勃的新变化，同时也唤起了农民们心理上新的希望和新的追求，以及他们丰富而复杂的忧乐感情。

作品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。文笔淳朴、自然，人物刻画真切、生动。是作家成一在艺术上更加成熟的一部新作。

目 录

诱人的枣花香气.....	1
请放宽心.....	20
正月里.....	35
本家主任.....	54
滋 味.....	74
外面的世界.....	90
蓝色的童岭.....	103
家外的柳堤.....	124
今天在春天.....	145
迷乱的街市.....	163
前院.....	184
陈家轶事.....	203
灵芝草.....	226
后 记.....	251

诱人的枣花香气

—

一到晌午，所有的人员，从头儿到工人，都匆匆奔往各人的村子，回家吃饭去了。大家都是吃村里的口粮，挣厂里工分的亦工亦农人员。只有他独独特别：吃商品粮，挣生活费。他是公社机械厂的特殊工人。可他不敢比大家有一丁点儿特殊。他卖力地老老实实在地，规规矩矩地干活儿。他不敢陪着那些庄稼汉同事们喘歇、吸烟，也不敢参加到大家的扯淡中去——不管是扯公社的大事，还是谈村里的赖女人。他说话少，干活多，见了谁也恭敬地一笑。谁也能支使他。他努力使自己比大家低一等，虔诚地接受劳动改造。只有吃商品粮这点特殊，他没有办法。大家图省钱，谁也不在厂里起灶搭伙，他只得独自个儿吃小灶。虽然在这个小公社所驻的偏僻小村镇上连个粮站也没有。他每月要到几十里远的大镇上买粮，虽然那商品口粮除了百分之十五的面粉，便全是些他连见也没见过的杂七杂八的粗粮。他不懂怎么做、怎么吃，但他还是常常觉得自己很不配吃这

些净米净面。他的庄稼汉同事们回村吃的是甚呀！所以，他做起来不觉得麻烦、孤单，吃起来不觉得粗涩、寡味。他是在赎罪呀，理当更清苦。

但这一天中午，他却忽然很烦于做饭了。为什么呀？他不敢去想。他呆坐一阵，又出去转一遭。厂里的确再没有别人了。静悄悄的，的确只有他一个人了。去吗？不。他小子想被专政吗？能照目前这样儿在此做一名工人，真是万幸了。千万不敢有非份之想！天爷，他是罪恶，白纸黑字，在档案袋里装着。敌我性质，罪该万死。能落个按内部矛盾处理，已是万幸了。发落到这个小县前，工宣队是怎么说的？“下去老老实实改造，帽子还拿在群众手里！”县政工组的干部又是怎样说的？“下去规规矩矩赎罪，否则我们也不客气咧！”真还客气呢，竟照顾他是个学工的大学生，分配他到了这个小公社的机械厂。虽是负罪之身，到底自由了。没有人监视他吃饭、睡觉、上厕所。没有人勒令他写检查、受审讯、挨批斗。厂里的庄稼汉同事们，竟放心地叫他干活儿，并不疑心他搞破坏。他还企求什么呢？已经平平安安地过了一年多了。已经没有人特别注意他了。小村镇的生活已将他淹没起来了。这样多好！他害怕被人注意。他的五官，他的身躯，他的血肉，都已沦为那个罪恶的外在标志了。他不能乱说乱动。但这几天，他忽然产生了一种非份之想。他努力开导自己，责骂自己，威胁自己，却仍不能使自己安静下来。肚里饿得咕噜咕噜响，仍不想去做饭。他呆坐一阵，

又出去转一遭。厂里的确再没有别人了，静悄悄的。的确只有他一个人了。去吗？不不。可时间却在一刻一刻过去。一天之中这唯一的机会，就这样又错过去吗？

他终于失去了对自己的禁锢！

他又在厂院里转了一遭，扎实地肯定的确再没有别人了，便小心翼翼地出了厂门，低下头，朝那里走去。公社企、事业单位所在的这条新街上，人已不多了。而他的确是已为村民们习以为常，毫不注目了。但今天他却是这样慌惶，总疑心人们都在注意他。遇到每一个人，都努力将头埋得更低。心意匆忙，却又步履迟疑。挨到供销社门市部的台阶下时，他已经很后悔了，不敢登上去。但有人来了！有人也朝这门市部来了。他已不能转身返回去了。那样更会叫人疑心。他一慌惶，登上了台阶，接着，便不由自主地推开了玻璃门。他进来了。终于进来了。现在，他是不顾一切地朝那百货柜台内面，望了一眼！

啊啊——，她在。她在。她在。

就是这个她，自从那天中午他来买洗衣粉，看见了她，就使他暗淡的心境莫名地蠢动了一下。这几天，每到中午，他便有些蠢蠢欲动，不可遏止地想再来看她一眼。是因为她生得俏丽吗？她的确很俏丽。可自从他沦为有罪之身，就几乎是本能地觉得，越是俏丽的女子，越离他遥远。她却莫名地叫他觉得有点儿亲近。多怪。是那天她对他笑了笑吗？她是不象别的女营业员那样冷眉冷眼，问他买什么时，的确朝他笑了笑。而且，简直可以说笑得很妩

媚。可她对其他顾客，也似乎都是这样笑的。她为什么使他心动了一下，他不知道。他只是管束不住自己，想再来看她一眼。

然而，此刻店内却顾客不多。在她的柜台前，就只有一个老婆婆在买东西。不象上一次，有那么多买主，他可以挤在人们中间，看她。过去不过去呢？他很胆怯了。但他已向她的柜台挪近：必须赶在那老婆婆离去之前，看她一眼。糟了，他刚凑过去，那老婆婆就转身走了！此刻，在她面前，就只有他一个人了。她会不会看出他的无礼目的呢？他更慌惶了，把头缩得更低，两眼死盯住柜台玻璃。

“同志，你买甚呀？”

她准是笑着问的。但他不敢抬头看她。是呀，他要什么呀？竟没有预先想好。他的生活费是有限的，他也过惯了毫无讲究的日子。此刻真想不出需要买什么。更糟糕的是匆忙跑来，竟没有带些钱在兜儿里！但他必须买点什么。否则，更会叫她疑心。他紧张地把手伸到衣兜里摸索。

“同志，买甚呀？”

她的语气仍是和悦的，大约仍是笑着说的。但他必须有物可买，才能抬头看她一眼。天爷，到底摸到几枚钢崩儿了！此刻，他的眼睛正盯住了玻璃柜台中的软木暖瓶盖儿。不能再迟疑了。就买它罢。大约也不贵的。

“买个暖壶盖儿。”

啊啊，他终于可以抬起头来看她了！可她正低下头去，

给他拿货。不过，她很快就扬起脸来，笑着，将软木塞儿递给他。到底望了她一眼！只是此刻他更加心虚了，仅看了她一眼，那么短暂的一眼，便匆忙又埋下头去。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二分。”

他立刻摸出一枚钢崩儿。放到柜台玻璃上，扭头便走。

他匆匆迈出店门，匆匆赶回厂里，那匆忙之状，真仿佛盗得了甚么宝物似的，既欣欣然，又惶惶然。好在厂里仍然别无他人。他可以关起门来，偷偷欣赏那个软木塞儿，回味刚才的一番冒险了。啊啊，终于又看了她一眼。成功地看了她一眼。买软木塞儿！够机智哩。她笑得真妩媚。她说话真和悦。她生得很俏丽。她还有一种什么魅力使他感动？可这个新来的女营业员，叫什么名儿？从哪里突然来的？唉唉。他不需要知道这些。对她不敢有、也不能有什么奢望。只是这么偷偷地看她一眼，他就满足了。看她一眼，就象是在没有色彩的境地里，忽然望见了绿绿的草地，蓝蓝的天空，清清的溪水。他被不可遏止地感动了。他只是想偷偷享受一下这被感动的愉悦。此外，就再无别的企求了。但这是万万不能叫别人知道的。他这样一个有罪之身，竟去偷看一个俏丽的女子，还得了吗？

在这种欣欣然而又惶惶然的情状中，他忘记了做饭。直到有人赶来上班，他才慌惶地把手中的那个软木塞儿，藏匿到被窝底下，立刻去干活儿了。一下午，他干得挺带劲。不觉得饿。对每一个同事，笑得更恭敬、更殷勤。还

跟几个人搭了一两句闲话。好在同事们并不注意他，没有发现这些异常。所以，到了晚上，他又一人独处时，便更踏实地认定：这次冒险的确成功了。他做了一餐细粮吃，吃得很香、很饱。饭后，竟破例地到村镇的新街上溜了溜。供销社门市部在后半晌就关门了，此刻更黑黝黝地兀立着，连些灯光也没有。但他还是偷偷朝那里望了几次。仿佛那里真有什么草地、蓝天、溪水似的。不过，在这初夏的村镇里，到处飘散着的枣花香气，他是第一次闻到了。这一夜，那个宝贝似的软木塞儿，就压在枕头下。他睡得很香。

二

第二天晌午，他又坐立不定，蠢蠢欲动。

再去看她一眼吗？不不。他是想闯祸吗？不想老老实实、规规矩矩地改造了吗？他坚决管束住了自己。关了门，动手做饭，埋头吃饭。只想自己的罪孽，不想别的。但他终是觉得有些不自在，好象很气闷。

这样捱过了四、五天，他再也撑不住了。好象公社机械厂低矮的围墙，将他密封起来了。外面飘散着的枣花香气，是那样不可遏止地诱惑着他。唉唉。他并不是贪图那枣花的香气，不过仅仅想吸几口清新的空气！所以，到第六天中午，他又失去了对自己的管束：又去了，为了那一眼。

这一回，他预先想好了：仍买软木暖壶盖儿。这东西

也不贵，用着用不着，不过二分钱嘛。而且，经过这五、六天的不断欣赏，他发现这软木塞儿，要算是一种最佳的几何体呢。

“同志，买个暖壶盖儿。”

这一次，他是挤在几个顾客中，低头盯住柜台玻璃，主动先说的：他怕她认出他来。

她给他拿出来了，却不知道是否在疑心地瞅他。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二分。”

他把早已捏在手中的一枚钢崩儿，放到柜台上，随之才抬头看了她一眼。不敢多看！他老实地只看了一眼，拿了那宝物就走。

他又成功了！她笑得仍旧那样妩媚，没有什么异样。她没有发现他。她没有疑心他。啊啊，他已经有了两个软木塞儿了。两个都一模一样。都挺好看。而且，他忽然又发现，这新软木塞儿，都有一种挺好闻的香味儿，很象枣花的香气。

又过了五、六天，他又有了第三个宝物。仍是形体好看，沾着枣花香气。他觉得自己的生活不仅有了色彩，有了香气，而且亦有了一种向前的节奏。他每多一个软木塞儿，便觉得是向前走了一步。那前面是绿绿的草地，蓝蓝的天空，清清的溪水，还有浓郁的枣花芳香。虽然他也知道自己分明不可能达到那里，甚至觉得他每向前走一步，那美境就要远退十步，但他还是愿意向前走。因此，他发

生了更明显的变化。干活儿除了更带劲，有时竟不自觉地哼出几句曲儿：他原先就是很喜欢唱歌儿的。对庄稼汉同事们笑时，也自然多了。甚至会常常禁不住，也参加到大家的扯淡中去，说几句城市里的趣事轶闻。奇怪的是，大家并不惊异他的这种变化，没有对他产生什么怀疑。他是更满足了。开始感到这个偏僻、落后、穷苦的小村镇很可爱。绿树，清风，鸡鸣，狗叫，都会使他感动。

三

他已经得了五个宝贝似的软米塞儿了，可这偷得的乐趣却突然被扰乱了。

他的同事们在一次扯淡中，竟也扯到了她，那个新来的女营业员！说她生得俊，挺洋气，可服务态度也好，对谁都喜眉悦眼的；不象原来那些妮子们，总是一脸哭丧相。她为什么这么态度好？她成份高，是地主！听说这女娃也是在大地方念书念出来的，不是成份高，能来咱这野村小店站栏柜吗？

天爷，地主！她是地主小姐！他竟这么宝贝似地去偷看地主小姐！叫领导知道了还得了吗？他竟这么迷上一个地主小姐。这真是自己的反动本性在作怪吗？天爷，竟会这么灵验吗？他从来没有这么不可遏止地想偷看一个女子，可这个女子却偏偏是地主成份。在今日之前，他并不知道她是地主成份呀。竟会这么灵验吗？真是那反动本性在作怪吗？那么，在毕业前夕，他把印制主席头像的木刻

版锯开，犯下弥天大罪，真是出于反动本性了？天爷，那件事发生之后。他简直吓得软瘫了，可他并不是有意要在老人家的像上动刀锯，只是有些舍不得丢弃这块挺好的五合板，锯开想做半导体盒儿。然而，这块神圣的五合板是分明被他割锯成几块了，一切已经无可挽回，在义愤填膺的工宣队面前，什么罪孽他都承认了。那万恶动机、反动立场有没有罢，他犯这大罪，倒是有些象神使鬼差似的。他发昏了吗？活得不耐烦了吗？偏偏在毕业前夕，在工宣队占领之后，干下这事！现在，他如此着迷地三番五次去偷看这个女子，这个地主崽儿，不是又有些象神使鬼差一般吗？不不。他是信仰唯物主义的，没有神鬼。是那神秘的反动本性在差使他吗？

从此，他便又呆神呆气埋头干活儿，老实规矩地接受改造了。一切又复凝固起来，失却了偷来的那色彩、那味道、那节奏。有几次，他想把那五个软木塞儿投进灶火里烧掉，但终于有些不忍。他象藏甚么赃物似地把它们藏匿起来。只有在夜深人静之时，才敢偶尔拿出来，偷偷欣赏那美丽的几何体，并把它们拼成一个梅花图案，闻那诱人的香气。真是怪了。村镇里的枣花早已谢落得无影无踪了，这些宝物却仍沾着浓浓的枣花香气。不过，这香气再诱人，他也不敢再去偷看她了。他固缩于机械厂的围墙之中，老实地捱着单调的时日。天气却是一天天炎热起来了。蓝天上的白云，惬意地变幻着身态，互相追逐、戏耍。村镇里的树木，一日比一日茂密蓊郁。村外的庄稼也

一日比一日绿得深重了。

这样捱过了一段时日。如果按那偷得的节奏度过，他可以再得到五个软木塞儿了。他不敢有这样的奢想。但他的食盐却是的确吃光了，必须到供销社去买。他决不是去偷看她。的确是必须去买食盐。他愿意过赎罪的清苦生活。可食盐总不能不吃吧？

他不得不又到供销社去了。一路上，不断警告自己。埋头进了店门，直奔副食柜台。目不斜视。恭候别一个眉眼冰冷的女营业员给称盐、收款。赶快转身走吧！可又象有神鬼差使着他似的，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了，还是扭过头去，朝百货柜台那面瞅了一眼。

天爷，她没有了！

他呆住了。忘记了对自己的警告。忘记了身在何处。忘记了戴罪之身。

“哎，你这人楞怔甚呀？少找你钱了不是？”

他吓了一跳，慌惶地拔腿便走。天爷，她没有了！哪里去了？调走了吗？生病了吗？她对他笑，叫人发现了吗？他一路上，一下午，一整夜，都在想这个问题。自我警告、责骂、恐吓，又无济于事了。啊啊，她没有了！

来日中午，他又被神鬼差使着，跑了一趟供销社。天爷，她真的没有了！

一连几天，都是如此。他每到中午，跑一趟供销社，可天天没有她。难道他忽然偷看见的那蓝天、草地、溪水，是梦幻吗？可五个软木塞儿却分明是真实的。他仍能

闻见很浓的枣花香气。天爷，她究竟哪里去了？调走了吗？生病了吗？她对他也那么妩媚地笑，叫领导发现了吗？能向谁打听一下就好了。但他谁也不能去问。同事们再能扯谈到她的去向就好了。可他们终于不再扯谈她。他们倒是有几回问到他自己：“刘侉子，你病咧？哪不熨贴？”

“没病。挺好，挺好！”

啊呀，他准是神态很异常，竟引起大家的注意了。快不敢这样了。她已经没有了，没有了也好，免得他不能管束自己，再闯什么祸。可她到底哪里去了呢？

四

也不知道这是跑了多少趟了，竟忽然又看见了她！

真是她吗？是她。是她。是她。

她换了一件雪白的短袖汗衫。还是那么跟人们笑着。脸色很好。不象是受过批评。也不象是生过病。倒是更俏丽了。

“同志，买个软木塞儿！”

他失去了警惕性，竟瞅住她说。她笑着给他拿出第六个宝贝。呵呵，她笑得是更妩媚了。

“买吗？”

“哦，啊，买！买！”

他失态地摸出一枚钢崩儿，放到柜台上，扭身就走，简直象逃跑似的。

真发了昏了！竟那么大胆地看了她那么长时间！对了，也没有问问多少钱，就付了那枚铜崩儿，分明象已经买过多少次了。她会犯疑吗？可到底又看见她了！天爷，她又突然出现了。到哪里去来？回她那地主家去了吗？呵呵，他不需要知道这些。她叫什么名儿，多大岁数，什么学校毕业，他都不需要知道。只要能看见她，就谢天谢地了。啊，他已经有了第六个软木塞儿了。这一个，竟比那五个更好看，沾着更浓密的枣花香气。

只过了三天，他便有了第七个宝物。又过了三天，便有了第八个宝物。

他又偷得了那向前的节奏。而且加快了。现在，他不但感到了满足，竟觉得这是必不可少的了，就象他潜藏在水底，必须探出头来吸一口气似的。然而，愈是这样，他又愈心惊胆颤。唉唉，竟这样迷上了一个地主小姐！总这么往她那里跑，准会叫人识破，抓获！所以，攒到第十个软木塞儿之后，他便开始下决心了：不敢再去咧。这是最后一次。他小子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但他还是又有了第十一个宝贝。啊啊，已经攒到十五个了。相当可观了。已可以拼成三个梅花图案了。真不敢再去咧。但他还是又有了第十六个。唉唉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他算是体会到这句话的正确了。人大概都是这样走向自己的劫难罢。他已经承受了那样不堪回首的惩处，发落到这个小村镇也改造了许多时日，而那如神鬼一般的反动本性，却仍是这样不可抗拒。可那软木塞儿，为什么会有一股枣花香气呢？